

杨葵



西
捧
槌



YZLI0890146788

西棒槌

杨葵



YZLI0890145788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棒槌/杨葵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2.1
ISBN 978-7-5404-5256-8

I. ①西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5726 号

西棒槌

作 者: 杨 葵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: 刘 丹

特约编辑: 沙玲玲

营销编辑: 刘智慧

装帧设计: 李 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字 数: 122 千字

印 张: 7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256-8

定 价: 21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自序

这是《东榔头》的姊妹书。《东榔头》里的文章与过日子有关，《西棒槌》是讲阅读。分两部分，一二辑是与阅读有关的泛泛而论；三四辑是从具体一本书说起，讨论阅读、写作等问题。

早已过世的哈佛大学教授布利斯·佩里说过，所有文学形式中，最灵活的莫过随笔，而有一个主题，人类对之有着持久的兴趣，随笔作家更是永远对之情有独钟，总能找到新东西可说，就是“书”与“读书”的主题。

真是如此。以我个人经验，阅读时最爱思考，所以往往享受一本好书之后，总觉有话想说，这就是这本小册子里文章的由来。

塞缪尔·约翰逊的《英文字典》里，把随笔定义为

“头脑的一次放松突围；不规则的杂乱篇章；既不正规、亦无条理的文章。”

后来又有作家扎布里斯基受塞缪尔·约翰逊“突围”定义启发，追加定义道：“随笔就是一些收集起来的笔记，指示了一个主题的某些方面，或暗示了关于它的某些想法……它不是一次正式的围攻，而是针对这一主题的一连串的袭击、尝试或努力。”他把随笔作家称作文学的短途旅行者，文学的垂钓者，是沉思者而不是思想者。扎布里斯基还说，德国人的思维不适合随笔，因为德国人不满足于仅仅突袭一个主题，不满足于仅仅到此一游；他们一定要从头到尾把一个主题研究透彻，离开的时候它应该是一片被彻底征服的领地。

我绝对无意用什么指示、暗示、沉思来美化这些文章，我更不是德国人——虽然我写这篇自序时，正在慕尼黑旅行，我的阅读东一榔头西一棒槌，杂乱无章，全凭兴趣，毫无线索可归纳。抄了这么多书当序言，只想见贤思齐，也来发动一次对于阅读的“突袭”——想想总可以吧。更实在的，是解释为何取了这样一个书名。

目 录

第一辑

闲读书，读闲书 / 2

启蒙年代的杂志 / 5

包书皮儿 / 11

为书籍，我的前半生和姥姥的后半生 / 14

两箱书 / 17

有多少书值得重买 / 20

书的敌人 / 23

杂志心态 / 26

不敬惜字纸 / 29

娱乐的黑手 / 32

尴尬的畅销 / 35

能把定语去掉吗 / 39

吵架·京派·海派 / 42

宏大叙事的退隐 / 45

文人谦虚的背后 / 48

第二辑

沧海一声笑 / 52

读字典 / 55

简体字，繁体字 / 58

书籍的金字塔 / 61

原著是冰山，翻译露几分 / 63

榨 油 / 66

互 文 / 69

签名售书 / 72

笔 会 / 75

作家也结巴 / 79

秋凉好读传记书 / 82

语词乱炖 / 86

第三辑

书犹如此 / 108

人脑没有那么复杂 / 111

城门几层开 / 114

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 / 118

连阔如的江湖 / 121

形无形，意无意 / 124
多半句 / 127
极简要够沉 / 130
兰台万卷 / 133
名 物 / 136
约定俗成的历史露了马脚 / 140
纸年轮 / 143
老上海是什么 / 146
布衣孙犁 / 150
讨论喜欢 / 153
用老课本补课 / 156
先破迷信再朝圣 / 160
三百年来伤国乱 / 163

第四辑

去时间的中心朝圣 / 168
细微背后的悲凉 / 171
艾柯的轻与重 / 174
历史可能是什么 / 177
一个画商的回忆 / 181
不可能完成的编造 / 184
罗斯的选择 / 187
石黑一雄被低估 / 190

别想摆脱书 / 194

电醒人心 / 197

多讨论，少结论 / 201

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 / 205

读 画 / 208

色彩·自缚 / 211

第一辑

闲读书，读闲书

说来惭愧，题目上这几个字，竟是我一直向往的读书生活。说向往，是因为越来越难做到了。

索性不曾有过这样的日子也就罢了，但是曾经拥有，所以一想起来，就像从小康之家已逐渐堕落成赤贫之人，禁不住要怀念往昔幸福时光。

那是上学的时候，经常逃课，上午睡到十点多，宿舍里的同学早在两小时前就已飞奔教室，我在空无一人的大水房刷牙洗脸，每个小动作都荡出悠悠的回声。洗漱完毕跑到图书馆，顶天立地数排大书架间，我像个将军检阅自己的士兵。找着可心的，揣回宿舍躺着看。常常发现，可能那些书太闲了，为众人所不屑，书都簇新簇新的，书后插着的借阅卡雪白无痕。

我所谓的闲书，按传统图书分类法，就是经、史、子、集里边的“集”。前三类大多厚重、深奥，是要学以致用，读不出闲来。就是“集”，到我这儿，还专门要挑那些边三角四的，比如唐宋笔记、明人小品。

说起来，现在也不读什么经、史、子，仍然读集为主，但书闲只是一方面，人不闲，读不出真正的闲。

这是个向前冲的时代，人人都在名利的旅途奔波，我也身在其中，无力挣脱。古人说，浮生难得半日闲，这话搁我这里，要改成浮生难得半“时”闲更恰当。退一步说，即便真有了闲，可消遣的场所多了，剧场、酒馆、音乐厅，这人拽那人拉的，不自觉两脚就往那儿挪了。

可在心底，还是向往闲读书、读闲书的宁静与自在。

倏忽就有今天，忙里偷闲，半躺床上读闲书，清朝李伯元的《南亭笔记》。读一会儿眯瞪一会儿，醒了继续读，舒服死了。窗外突然有暴雨倾盆而下，跑到阳台上看雨。看厌了，再回来，接着读。读到高兴处，点根烟，因为空气湿润，烟也不觉那么干了，抽着顺心。不知不觉中雨停了，天晴了，想起辛弃疾的词：千峰云起，骤雨一霎儿价，更远树斜阳，风景怎生图画……只消山水光中，无事过这一夏。午醉醒时，松窗竹户，万千潇洒，野鸟飞来，又是一般闲暇……

有时也觉得，这样贪恋闲暇有遗老遗少之气，与新时

代不符，招人厌吧？而且不求上进没有斗志。读闲书能读出什么学问呢？一麟半爪雕虫小技而已，不刻苦攻读系统学习，害臊还来不及，还好意思这儿说三道四。可是再想想，我的职业是编辑，早有前辈指出，编辑应该致力做杂家，闲读书、读闲书对我做杂家还真有帮助。最重要的是它让我快乐，这就足够。更何况有时雕虫小技里，也能读出大气魄。《南亭笔记》中记载了纪晓岚为某戏馆撰写的一副对联：“尧舜生，汤武净，五霸七雄丑脚耳，汉祖唐宋，也算一时名角，其余拜将封侯，不过捐旗打伞跑龙套；四书白，五经引，诸子百家杂曲也，杜甫李白，能唱几句乱弹，此外咬文嚼字，都是求钱乞食耍猴儿。”

王朔曾经开玩笑：“聪明人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善于把无价值的事做得有声有色，在玻璃鱼缸里游泳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。”我不敢自诩为聪明人，但这话很像是在说“闲读书、读闲书”。

启蒙年代的杂志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，可谓中国现代史上第二个启蒙年代。全社会经历这场阵痛的时间，恰巧涵盖我整个学生时代。

搜寻这段记忆，固然很多与启蒙相关的亮点，上中学时憋在一间漆黑小平房里油印地下刊物；八十年代初读到斯宾塞《理想的冲突》，看到马克思仅是众多思想家之一员，和他们居然是并列关系，真有井底之蛙蹿出深井，终于得见辽阔天空的天翻地覆。可是，这些个人成长史上的大事，我没兴趣写，倒是想写一些小细节，它们与杂志有关。

小时候，我生活在苏北一个县城。像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县城一样，它由两条十字形马路构成。其中一条路上，

除了县革委会、县政府、百货公司、五金公司这些必备建筑外，还有一家新华书店。我在里面买过作业本，买过毛、华两任主席像。小学五年级时，还买过有生以来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。1978年秋天，我在那里关注到一本杂志，《文艺报》。

《文艺报》现在是报纸，1978年刚复刊时是以杂志形式出现的。关注它是因为，这份杂志与我父亲有关。当时随处可见一本大红封面的《读报手册》，内有很多时政名词解释。我在上边找到过父亲的名字，位列“丁陈反党集团”条目之下，他在里头的名号叫“喽啰”。而这个集团的“反党阵地”，正是《文艺报》。

那年我十岁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上小学时经常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议论，让我过早地明白一些世事。我知道，家庭有问题，父亲有问题，《文艺报》有问题。所以看到《文艺报》又赫然摆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，懵懵懂懂地觉得，可能是件好事。

当晚回家向父亲报喜讯，不料他反应很淡。现在想来，他们那代人对这类风吹草动，以及其中隐藏的种种“密码”，从来就没放松过警惕，想必早已知晓此事，并在心里琢磨了八百多个来回。不管他反应如何，反正我当天晚上为这件新鲜事莫名兴奋，也从此把那杂志封面上集鲁迅字而得的刊名模样，牢牢地印在脑海。

来年父母落实政策回北京。于我而言是到北京，对他们，却是回北京。据说重新安排父亲工作时，他提条件：除了《文艺报》，去哪儿都行。伤心之地，避之唯恐不及。于是被组织另派任务，筹备老牌杂志《新观察》的复刊。

办杂志的同行之间，向来有互相赠阅的传统，所以从我到北京后，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每天回家，包里都有没拆封的杂志。每天傍晚，父亲一进家门，我都会迎上去抢他手里的包，并非孝敬长辈的礼数，是要立即掏出那些报刊，挨个儿拆开翻翻。

当时的杂志极少异型开本，一律小十六开，横向对折，装在牛皮纸信封里，信封上必有红色刊名，多是毛体。《新观察》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，所以赠阅的杂志，也多属各省作家协会出品。当时差不多每个省，至少都有一本文学类刊物，通常叫“××文艺”，或者“××文学”，云南的《边疆文艺》、湖北的《长江文艺》、黑龙江的《北方文学》，等等。也有个性化的刊名，听起来都很宏大，《收获》、《十月》、《当代》、《清明》等。

特别喜欢一个刊名：《芒种》，河南省文联办的。当时没想过为什么喜欢，现在回想大概原因有二：一是从小酷爱那首节气歌谣：“春雨惊春清谷天，夏满芒夏暑相联……”朴素的音韵节奏，以及其中隐含的逝者如斯的气氛，分外诱人。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之一，所以有亲切感。二是当年

曾经盛传一个故事，说毛主席派警卫员给农民兄弟送芒果。这故事曾经引起我不少无端的美好遐想。只因同有一个“芒”字，常常把芒种与芒果混淆，无意识地觉得美好。少年的心思就这样，飘忽不定，莫名其妙，但总是美好妖娆。

上初中的时候，学校在南河沿，《新观察》杂志社在王府井，穿小胡同过去，走路不过十分钟，所以经常中午去那里蹭饭。有时下午放学早，也去等着和父亲一道回家。著名的四联理发店旁边，一扇朱红大门，挂着红底白字的门牌号：王府井大街190号。进去有条小甬道，两边散落几间简陋平房，里边二三十号人，就是杂志社的全部了。

杂志社的编辑年龄普遍偏大，不像现在年轻人居多，《新观察》编辑部基本都是四五十岁往上的人。年轻人也有，赵振开是其中一个，当时还不知道他笔名叫北岛。很多年后他从美国归来，和他在一个饭局相遇，问他还记得当年常在编辑部乱窜的一个少年，他说没印象了。

还有一次去杂志社，碰上胡乔木来参观。我在一间空屋里做作业，隔壁，胡坐在一张老式办公椅上，靠着墙，杂志社人围着他，或坐或站很随便。胡表情松弛口若悬河，风趣幽默，现场不时爆出笑声。还记得胡讲，《新观察》就是要天文地理、花鸟鱼虫，无所不谈，这样人民群众才喜闻乐见。要说这样的谈话内容也很严肃，不过现场气氛始终亲切热烈，像一群同事互相聊天，颇具八十年代初社